百态



生活中，我们在某些领域、某件事上也如同井底之蛙，为了浅薄的自尊和虚荣的颜面而显示点“特立独行”。甚至觉得自己比别人都高明，一意孤行，颇有点“只扫个人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味道，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不晓得痛。

——摘自楚汉雄风的《聪明》

生活的诗意

艾芥



因为考汽车驾照的时候，专门去了趟市里的考点。考试那天正遇高温天气，等待参考的考生都在不停地擦汗，找地方纳凉。无奈考场内树木不多，考生们一个个钻进开足了冷气的教练车。

“买一串花吧。自家种的栀子。”有人在敲汽车的玻璃。

“不要。”有人抢先回答道，声音坚决得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买一串吧，自家种的。还是花苞，回去用清水养着肯定香极了。”抬眼望去，是一位戴着草帽的老妇人。她身材消瘦皮肤黝黑，大概是劳作与日晒的缘故。手上的篮子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用线穿好的栀子花，大概是怕花枯萎，用湿布盖着。花比平时看到的都要肥美，色泽洁白，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真的很香，放在汽车里也很好的。”妇人再次恳求道，语气温和。那满脸的真诚着实让人无法拒绝。开车的师傅掏出零钱来买了一串，妇人脸上很快便有了小小的欢喜。搁至汽车挡风玻璃前，清淡的栀子香幽幽地四散开来。

“为什么这么热的天气里来卖花呢？摆个冷饮摊子轻松得多。”我好奇地问。

“我从小就喜欢花，尤其是栀子花。卖自己喜欢的栀子花，感觉能把心里的欢喜带给别人。”妇人低头道了谢，随即又向另一辆车走去。

“在这里卖花的都是些熟面孔。曾和他们聊过天，多是下岗职工或是郊区的农民……”师傅轻轻地叹了口气，说看到他们便想到小时候自己为挣学费钱去贩卖冰棍的日子。站在烈日下默默拭汗时，心里真的渴盼有人能多买一支冰棍……

师傅的话把我带到了数年前的回忆里。那时，小镇街边住着一对贩蔬菜的小夫妻。早起的时候，便能看到这对夫妻把贩来的白菜或者其他的蔬菜一遍遍地用清水冲洗干净。甩干水滴后，一棵一棵整齐地码在竹筐里。红的萝卜，绿的小白菜，还有圆乎乎的土豆，煞是好看。

他们的动作和神态都极其自然。开始以为他们是想贩卖的蔬菜能卖个好价钱，毕竟能挣一点是一点。后来男人告诉我，摆在菜市的菜一般是由菜农简单清洗的，很少有人像他们这样重新清洗的。“她说，菜也要跟人一样，体体面面，清清秀秀才行，即使只是几毛钱的小菜。就像我们一家人一样，虽然都穿得朴素，但都被她打理得干净而整洁。”男人用嘴努了努不远处正在水龙头下冲洗蔬菜的女人，脸上有了许多的爱怜。

女人大概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回过头来微笑了一下。那笑在红红绿绿的蔬菜映衬下，让人突然生出许多感动来。

这盖了湿布的白色栀子花，清洗干净码放整齐的蔬菜，让我想起了台湾作家林清玄一篇名为《随顺》的文章。“我买玉兰花的时候，感觉上，是买一瓣心香。”同是卖花，智慧博爱的林清玄嗅到了生活里那些辛酸苦痛的气息。而我所遇到的卖花人和卖菜人，一位希望把自己心中的欢喜带给别人，一位则将几毛钱一把的蔬菜当成了人一样，希望它们被体体面面、整整洁洁地出售。在他们卖的花里、菜里也许不仅仅有着生活的艰辛，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

这份诗意，大概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那颗诗意的心澄澈而柔软，也因此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尘世倍显珍贵和温暖……

情书

天才猫

在我年少未尝情爱滋味之时，我对它充满了极其浪漫的想象。在这种浪漫之中，情书将会是最重要的环节。我想我会一口气写上十几页，整夜整夜地诉说我的思念，赞美她漂亮的容颜，描绘着我们美好的未来。

后来，面对我的初恋，我就是这么干的。可是捧着十五页的情书，她显然是被吓到了。她面色惶恐，小手捏着信封，不知所措，并没有我想象中的莞尔一笑。我想，她根本不知道我写的那些无病呻吟的痛苦啊思念什么的，但是她很显然感动于我的努力——在我漫无边际的抒情到第三封情书的时候，她回了一封信，只有五个字：好吧，你赢了。然后非常可惜，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最终还是分手了。

今天，想到这些，是无意中在电台里听到江美琪的老歌《那年的情书》：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一时间心里颇有感触，想起自己长大后的感情经历，发现无一不是和情书有着密切联系。搬了那么多次家，藏在抽屉一角的那厚厚一沓情书，却还一直没有舍得丢掉。

其实情书再写千千万万，说来说去无非都是重复着沈从文先生的一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想起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碰到过中文系的一个女孩子，她笑起来有两个小小的酒窝，眼睛不大却很清澈，总是捧着一本书在看。我一时痴心幻想，为之疯狂。在写给她的情书中，我引用了俄国女诗人艾赫马托娃的一句诗：你是我的失眠，是我难以忍受的想念。这是我写得最短的一封情书，可是非常不幸，这两句诗没有打动她。女生那边传来的话说，我是一个神经病。

羽泉有首歌唱到，我们都是爱浪漫的人。我有时候很纳闷：不是说女人都是爱浪漫的，难道她们爱的浪漫只是有人抱着大把大把的玫瑰花在雨中大声呼喊她的名字吗？其实，还有我这样一种老土的浪漫——为你写情书。在你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里，美若桃花，一笑倾城。有一个男人，他为你写诗，写下他的思念，他的悸动，写下你的美丽，你的音容。这样的浪漫难道不比玫瑰的凋谢来得更为长久吗？但是，为什么相信这一点的女孩子会越来越少了呢？

年至而立，算来我也写过近百封情书了，而那一个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人，我迄今未曾碰到。我很想，就有那么一天，我能写上我最后一封情书，也许，她也会一如当年我的初恋一般，覆上短短的五个字：好吧，你赢了。



如此摆宴

陈雄

最近办金榜题名宴的好多，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喝酒，有时一天有两三家，真想分身才好。

在去随份子钱喝酒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摆宴席桌数和主人的交际能力，地位身份是很有关系的。

一般说来，只看一眼宴席的规格，就知道主人的活动能力大小了。

那天我去赴宴，是因为同学老杨的女儿考上了大学，一走进大厅，我有些吃惊，为啥？整个宴会厅只有三十桌的样子，按理说，老杨身为一个重要部门的局长，这几年十分风光，他没理由只有这区区三十桌客人啊？

带着疑问吃完了宴席，回到家中，接到同学老谭的电话，他说后天要赴老杨女儿的金榜题名宴，问我是否同去，我不由笑出声来：“今天人家已经请过客了啊，你大概把日子记错了吧！”老谭却一口咬定，他没记错时间。

第三天晚上，老谭到我家来了，我嘲笑他颠三倒四，连吃宴席的时间都记不住，老谭满嘴酒气，他笑我不懂行情，说他刚吃完老杨千金的金榜题名宴，现在是给我这个书呆子传经来了。



我更是疑惑不已。

老谭带着醉意告诉我，老杨身为局长，来送礼吃酒的客人太多，收的人情礼金也多，如果一次性宴请，声势过大，为了避免授人以柄，他就分五次来请，每次三四十桌。

我吃的是第二批宴席，他吃的是第三批，还有两批，定在下个星期举行。

这样，分散请客，外面的评价就好多了。

原来，宴席可以这么摆，真长见识了！

跌停板

王恩亮

单位调进一个新人，名字叫牛超。据说牛超对股市很有研究，他在股海混迹多年都是赚多赔少。

牛超跟单位上的人混熟后，来到我们科室串门。当时我跟老赵正在讨论前几天买进的一只股票，便喊过牛超说：“听说你是炒股的行家，你来分析分析，我们共同持有的这只股票后市如何？”

牛超走到电脑旁，对这只股票研究起来。牛超看了看基本面，又分析了一番K线图说：“这只股票不行。大盘上涨时它不会有好的表现，但大盘跳水时它有可能第一个跌停板。你们还是卖掉它吧。”

牛超走后，我对老赵说：“要不咱现在就行动，赶快把它卖掉吧。”老赵摇着头说：“他的话不能轻信，我们还是观察观察再说吧。”

当天下午，大盘出现杀跌行情，我和老赵持有的这只股票果真第一个跌停板。我埋怨老赵说：“都怪你不听牛超的话，这下我们亏惨了吧。”

老赵沉默片刻，突然对我说：“走，我们找牛超去。”我说：“现在再去请教还有啥用？”“谁说我去请教他？”老赵瞪着眼说，“我要去警告他，以后闭上乌鸦嘴！”